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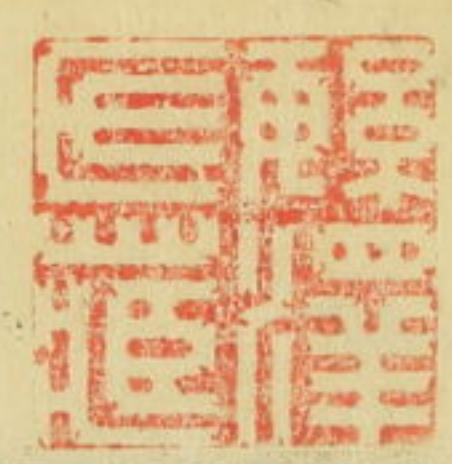


華陽先生全集

和16  
657  
5



門 16  
藏  
卷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九

長門 山根清子 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 徵 輯

雜著

贊

顏子贊

不顯斯文。天誘之衷。聞一知十。曰明曰聰。夫聖卓爾。鑽仰告功。吁世不造。生遭阨窮。陋巷容膝。土室編蓬。蔬水枕肱。簞瓢屢空。焉知隣闔。閉戶茲終。

華陽集

卷之九



源廷尉贊

負英特資。夙冒險屯。報讐志銳。進履異人。妙技無敵。機變通神。白面登壇。黃鉞麾軍。勢如脫兔。疾雷忽臻。木曾授首。諸盛殄泯。生獲渠魁。寶器歸宸。赫赫偉功。高明難臣。鬼瞰其室。危殆維隣。帝道污隆。權懸一身。闔牆釀禍。霸畧滅親。嗟乎天乎。何咎讒器。唯耀餘烈。威武千春。

故會津侯加藤嘉明像贊并序

侯名嘉明。初稱孫六。參州八名郡長良鄉人。天資驍勇。膂力勝人。少而委質于豐王。江州志津嶽戰功聲

鳴海內。世稱七本鎗。乃其黨七人。揮鎗殪敵也。此時給祿五千石。爾來攻則取焉。戰則克焉。斬將搃旗。奇勲大績。不堪枚舉。除五位。任左馬助。封邑六萬餘石。主伊豫正木城。文祿改元。征朝鮮。衆號百萬。侯先鋒舟軍。唐島之捷。單身奮迅。冒危難。得奇功。明兵十萬來圍順天。諸將皆避三舍。侯獨不撓。據城拒焉。益封十萬石。關原之役。屬神祖。大奏其功。移封松山。二十萬石。浪華冬夏兩戰。殲巨魁。獲餘醜。武勇無倫。海宇一統。而後論功。叙從四位。侍從。益封四十萬石。移與之會津。寬永七年。秋九月。逝。壽六十九歲。侯起自

布衣至大侯。臨危冒險，凡數十次，未嘗敗衄矣。武威振海內，餘勇延及異域，功成名遂，終于牖下，可謂人天共得焉者也。長子式部大輔明成襲封，後有家難失會津，其子明友就封于石州，僅列小侯。明成弟監物明重，兄失封，後旅寓京師，有子號次郎兵衛重之，始來居藝西村。後胥宇長門，美禰田代子孫遂以西村稱焉。後罹災，家財悉焦土，唯餘侯生平所用矢鏃，并朝鮮之役所夢得藥師佛像于今韞匱而藏焉。以敬遺澤，云贊曰：

龍虩興雲，虎虩生風。乘風雲會，能成大功。龍韜虎畧。

英名無窮。

蘭陵君像贊

遠分大江，正派近承。強霸餘裔，卓爾貴戚。列卿奕世，況英特資。幼稱聰慧，擢藻如華。講文遊藝，赫赫聲譽。高明乘勢，巨室鬼瞰。塗轍忽蹶，雲雨翻覆。終風且曠，進仕未強。中道長逝，白圭易玷。麗花何脆，儼然遺像。歲時享祭，懷舊若新。揮毫反袂。

布袋和尚拜月圖贊

本來無物，囊中何齋。真如明明，拜月可疑。教化多術，妙契誰窺。

銘

山中幸盛槍銘并序

是為山中鹿介槍也。鹿介名幸盛，雲州人也。夙以驍勇稱于世。尼子氏擢為大將，年未壯，歷大小六十五戰，斬將搃旗，所向無弗，辟易遠于尼子氏亡也。幸盛乃獨陰圖恢復，困心忍性，百難千艱，蓋未嘗不備嘗焉。雖後奉尼子遺孽，假援于京軍，一旦復富田乎，運移命傾，大厦非一木所支，遂末如之何也已矣。乃佯降于我，藝而尚懷復讐，藝乃覺其卒有異志，使人誘致備中河部川殺之。其生平所手挫敵之槍，吉川軍

獲之。今傳諸長之公族大夫阿川君家，夫有器以人而彰者，又有人因器而知者。今此利刃勇士所手也，器之與人相遇，宜乎名垂于不朽也。然而泰平百載，無所用之，韞櫝而藏焉。夜夜鳴不平於匣中，恐乘風雨，遂化龍去。故志其由，且銘之曰：

允之戈和之弓，千載稱其巧工。矧乎物之允德，耀威以流無窮。

兵書櫝銘

藏則韜光，一櫝用則折衝千里。將運帷之良策，將覆漿之古紙，沾沾乎能易言于嗟悲馬服子。

眉尖刀銘并序

井上盛數家有冷泉隆豐生平所携之眉尖刀請銘于余應其求曰

假爾利器維武維揚人亡物存令名滋彰嗟乎不朽永茲藏焉

又

此眉尖刀者備前州良冶一文字宗長所造也德山侯大夫奈古屋子豐敬家藏尚矣介同族大夏氏謁余銘之余謝不敏不可大夏氏之於余也會輔凡三十年兄弟不啻何得固辭往昔文祿改元豐王征朝

鮮海西諸侯奉教咸臨軍我天樹公亦帥兵三萬航海吉川君以麾下士卒五千為前鋒也豐敬子八世祖對馬守元忠齡未弱冠十八歲從而在中軍屢顯戰功一日又與韓戰兵騎數萬旌旗飄雲彎弓如月赤羽白羽驟乎其集如雨元忠揮眉尖刀當場奮擊忽中藥箭傷左股濺血如流少年豪氣猶尚進戰而弗止焉家臣船木四郎左衛門長于元忠一歲驍勇踰人在後而鬪見主之危尼之不肯奮身直進肩元忠而退遂歸我軍此日元忠斬獲夥矣以傷股故棄首級而不取焉獲韓兵所粧甲裳之虎皮若干枚而還

厥後韓兵大敗納款服從我軍凱旋元忠傷亦愈矣此役所携眉尖刀并所獲虎皮藏諸其家以北京觀爾來星霜屢遷奕葉踰七歷年將垂二百虎皮僅存者二枚或說元忠所獲乃七枚也未審其實矣於是乎豐敬子自謂昇平百年人不事鞞畧吾恐後世亦有不知其由而忽畧焉者也故今使余銘之以為貽厥之謀銘曰

采鑊備山冶鑄是良偃形如月利刃飛霜壯士提去侵于之疆當場一麾我武惟揚韓軍敗北明卒逃亡威武赫赫憑爾銳芒貽厥千秋吁家之光所獲虎皮

并共永藏

研銘并序

大宰府樓蓋一千年前入管相公詩我藩大夫荆氏今得其瓦而甚愛之鑿作研焉屋烏之情猶尚不止俾不佞清銘之銘曰樓瓦千年變化為壁遺愛物存芳名赫赫鏤之作研羹牆日夕

古錢銘應奈大夏之需

好古之癖流入泉府物咸無徵唯因爾覩

題跋

題萬葉代匠記寫本卷末

夫歲月弗反。人亡世遷。言亦異矣。以今言視古言。賈平如隔弱海萬里也。蓋皇朝萬葉之行也。其當延曆大同之際邪。而今世之相後。千有餘載。雖其永言同操土音乎。脩辭結選已甚異矣。譬如三百篇之於選近也。莫有爾雅序傳諸作乎。則奚用徵焉。且乎人難其解也。註釋諸書紛紛然。衆楚皆咻。猶越裳氏之效周語也。豈無重譯之訛也哉。近世江南僧契沖性聰敏博古卓識。善說歌書。水都西山侯命作萬葉解。遂著代匠記六十卷。温故而知新。言皆有徵。千古紕

繆一時洒然。可謂莊嶽之齊語也。然而所引證多禁祕。弗能公于世。藏以為帳中之珍矣。余友人赤城子為人好學。而家世武弁。弱冠喪父。東西于宦途。殆四十年。未曾有一日之間也。而性之所好。誰能禦之。苟有奇書異編。求之不已。躬自謄寫。積而數堆。晚偶屬目。此書分陰寸暇。不買尺璧。以事筆研。精心所萃。假以歲月。遂竣功。云余觀之。歎曰。夫契師佛氏也。赤子武人也。俱非其所業。而佛以弘濟為道。契師此舉能弘濟世之註誤乎。謬說者則豈謂戾佛之教也哉。赤子亦能免乎愚疎之譏。夫皆以其所好。而後不識不





素封而傳諸子孫者乃鮮矣。老人能知其如斯乎。質直儉讓。厚培而薄享。保家有法。爲閭里矜式也。況乎善了善。福禍之理。夙夜戰兢。以謹奉公之事。夫今昇平百年。上下安樂。人之所憂者。唯空匱耳。老人能運貨賄。上供邦家之用。下以周士民之急。可謂有功業。補于世者也。而其所著。亦豈啻貨殖之道也哉。故不佞善之。題一言於其末。

說

繼孝說

蘭陵君少而好古。以敦詩書稱。去載不幸遭大故。愛

慕不已。皇皇然如有望而不至。既而設主于寢。配祖先祠之謂。余清曰。吾邦喪祭之禮。釋氏消焉。而予弗能從。古聖人三廟於室左之制。寓主於寺。置廟於邑。四時之薦。朝夕之奠。猶且不親矣。何況見洋洋乎。如在其上。而情之弗可已乎。忍從廢人之禮。余小子忝列巨室。一國所慕。其若先王之禮。何清對曰。無傷也。語不云乎。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至哉祭祀之禮。上合諸天道。下根諸人情。初禘嘗烝。君子奉而行之。小人觀而歸厚。此先王所

以總一海內而陶鑄黎黔之道也。其斯於茲乎。傳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然斯道豈自然而有之哉。蓋自上世反蘊裡而掩之，大羹玄酒，魚腥之奠，聖人制而作之，瓦棺槨，周棺槨，櫛牆，置翏明器，祭器敦，琏，瑚，簋，脩而文之，是唯緣人情而道焉而已。及周禮文全備，三昭三穆，五世三廟之制，至六羽八佾，三鼎五鼎，牛享羊饋，豚犬魚炙之羞，尊者事尊，卑者事卑，且鉅者鉅，且小者小，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三牲之俎，八簋之實，水草之菹，陸產之醢，昆蟲草木，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若夫吾邦則上古太樸，忠質可想，中世制令，造式禮文，大備比隆，華夏唯葬祭則舍從瞿曇，委權禿胡。三年之喪，二仲之薦，非其所由，而彼自有道，豈悉非之哉。大氏三代不相沿，變革損益，亦與時宜之，矧吾邦乎。且釋氏之教，斷欲禁淫，弗飲酒，弗啖肉，與辛淨清脩，潔曾謂不如夫，大常病戒而承神乎。代尸以僧，代祝嘏以梵，而遠乎媒瀆，是近於重黎之別人神也乎。夫庶幾乎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皆因民而作，不變俗而治，以為一代之典，而垂之於後。君子奉

而行之。小人效而化焉。亦唯緣人情而道焉而已。亦何嫌焉。古昔晏平仲相齊也。豚肩不掩豆。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在周之時。猶尚如斯。以儉君子曰。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況於今時乎。情之不可已乎。降而祠諸寢。雖不得從周禮。可復以享鬼神。效孝敬。豈謂亡於禮者之禮也。耶。佗日以斯道蒞下。緣人情而道焉。則孝弟之德行于家。和順之化施于邦。而仁延被四方焉。且今昇平百年。俗弊文靡。民競奢侈。君子恥盈禮焉。當是之時。能以晏子之道率焉。不啻顯其君。孰謂之不可。此所望蘭陵君也。因爲之說云。

上梁文

長門灞城稻荷神祠上梁文

西霸之地。于茲相攸。中城之隅。忽爾卜吉。肇構閟宮。敬存明祀。伏惟今侯。生東都日。窪之邱。夙稱譽。鬣襲西豐國府之封。入奉宗統。闡揚先侯。洪基流布。黎庶膏澤。遙降霞山靈神。以祈封內。治化新闢。紫築勝區。永禱群下。寧息一身。率行儉德。神室纔足。安置四臣。并戮私力。前殿堪爲。拜舞。官吏奉命。土木興工。乃經乃營。之棟之築。神何不歆。臣皆致誠。揆吉架梁。裁頌告慶。

拋梁東 東都萬里崇敬同神之格思不可度景福穰穰何有窮

拋梁西 西灞城山茲為樓輪奐竣事永鎮守佳氣景雲日蔚兮

拋梁南 南山嵯峨對相參當檻千秋常獻壽不騫不崩仰止覃

拋梁北 北海縈帶祠丘側慶澤無疆堪類似振古蕩蕩流不息

拋梁上 上帝照臨垂景象明神擁護共福善精誠感格迅影響

拋梁下 下民農圃甘雨灑康衢擊壤樂堯年黍稷稻梁綠滿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歆人和君安臣寧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廷明良康哉之歌興乎外朝天地覆載日月清明風雨有時農樂豐登稔熟之年寒暑不差人違札瘥天癘之患國富家給鷄鳴狗吠聲達四境父慈子孝兒齒台背壽躋百歲禎祥來集福祿無疆敬白

長門灞城御靈神祠上梁文

紫築之山碧海之隈肇構幽宮永崇宗祀爽塏相攸密邇金城勝區卜吉高蒞玉江恭惟大祖龍興山陽

鷹揚海西威風所尚四隣之將草偃恩澤方流十州  
 之民子服二宗能繼箕裘備嘗鞍馬艱苦永傳瓜瓞  
 遠運帷幕籌策愷悌之仁斯懷兆民緝熙之德遂保  
 二邦往昔并祀三神夙奉賽奠厥時營造一字以欽  
 英靈中罹祝融氏怒終廢太宗泊儀今侯遙刑周文  
 遺愛而施仁於黎庶故效夏后儉德更致孝乎鬼神  
 再興百年曠典能極一時尊仰遂催工匠茲興土木  
 追遠至誠報德盛業人咸歎服神正感格撰佳良架  
 脩梁慶落成裁善頌

拋梁東 一時勃起稱英雄我武維揚自無敵赫乎

威德耀寰中

拋梁西 大邦餘業保群黎瓜瓞綿綿襲榮爵千祥  
 萬福古今齊

拋梁南 追遠千秋并祀三洋洋格思在城上五彩  
 景雲和瑞嵐

拋梁北 富庶提封皆飽德放歌鼓腹樂堯年日出  
 耕兮日入息

拋梁上 人心所注神偕向陰隲冥冥擁護深無量  
 景福厭民望

拋梁下 一木寧能支大厦百年禮樂皆興仁多士

滿朝農滿野

伏願上梁之後。三神樂棲。四民案堵。政教率由舊章。益弘祖宗興霸之道。民俗從事古業。彌效父老懷化之德。朝賡康哉。衢歌擊壤。禎祥駢集。上享南山不騫之壽。天災悉消。下沐東海無盡之澤。國治無虞。時和有年。慶千幾回。樂萬斯年。臣某甲等敬白。

長州灞城總源山海潮寺上梁文

總源之山。海潮之寺。卓錫于西灞城東。久鎮侯藩之雄都。隸籍於北能壇上。永傳曹洞之正派。夫惟不見古佛得尚絅之德。創開基乎石之溫泉。大佐禪師以

支厦之才。再肯堂于長之花園。爽塏相攸。遷諸今地。星霜凡過百五十。法區卜吉。基于舊土。臘夏既踰。三百餘。西來之教。益昌東漸之化。愈弘本了和尚道濟三乘。名高十地。勃興廿世。季裔奮揚千載。洪業勵精廓禪門。隨意樹法幢。宗統準扶桑。列哲法位。稱本藩六刹。癡達和尚承嗣大乘。法規修結四方善緣。令德日臭。蟻慕方集。幾萬緇徒。盈溢于方丈。猊坐隘陋。何仍舊貫。故刹歲累。蠹敗相尋。一箇金仙。暴露於數尺蓮臺。傾頽既事。改作檀越戮力。苾芻盡心。藩主施材。為脩三報。豈效梁武。夸毘功德。邦人布金。既憑五行。

殆似給孤棄捐名園客歲省定之方中茲經始之今  
載至暑之已徂卒竣功焉撰佳辰舉脩梁裁頌辭陳  
善禱

拋梁東東漸千年釋教隆寰區風靡皆歸德祇樹  
紺園日鬱蔥

拋梁西西來祖法這中攜上乘大禪龍象窟雲披  
日出照昏迷

拋梁南南山不騫奉佛曇仰止崔嵬幾千載氤氳  
佳氣擁仙龕

拋梁北北海淵淵安可測佛門宗派此相同萬古

千秋環淨域

拋梁上上方梵響晨昏唱煩惱睡驚渴仰溪諸天

三界齊回向

拋梁下下界群生崇佛化子來經始蔚藍高祥靄

紫雲連碧瓦

伏願上梁之後諸天護祐三寶歸依花雨香雲常遶  
誦經之臺和風甘露長融擊壤之邑耕耨時得歲應

三登孝友道行人稱百順天休申錫藩服永昌都下  
衣冠住還揚車馬之塵山中苾芻晨昏發鐘磬之音  
山河鎮固日月清明



策

私擬時務策

伏以今海內無虞。太平日久。然而列國之朝。觀經費弗給。下民有轉散之患。侯富春秋。英志太銳。嗣立以來。十有餘年。味爽不顯。不遑寧處。卿相執事。罔弗咸苦思者。而化未遍也。今茲重下除奢尚儉之令。減膳惡服躬行爲之先矣。臣清素無識。矧乎邦國大計。非所能及也。臣少過被拔擢。既稟學館。及十數年。尋而被大恩。辱列儒林。承乏于講官之闕。雖犬馬之齡已傾。未有一芥補於邦治。負素餐之嘲。尚矣。蓋聞主憂

臣辱雖未至。憂辱之甚乎。豈能徒然逸居哉。乃愚同魯寡婦。不勝奮激。敢效愚計七條。芻蕘之言。明主擇焉。伏請無罪僭濫。而採納千慮之一得。

一曰立制。凡邦國之彫敝。多因兵革飢饉。而今遐陬僻區。無一夫弄兵者。雖年或豐歉。未有旱潦如堯湯者。而財用不給。黎庶匱乏。如斯何歟。蓋昇平顧爲之崇也。俗之流而靡也。雖自檢者。不悟其奢。乃是弗立制以防之也。頃進言者。競言尚儉省費之事。然皆就末流而遺本源。似其言可聽也。而遂罔補于當世。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時亦

爲然矣。夫慶元之際，距亂未遠，立制未詳，邦政以簡，易行。萬治之始，據洞春侯遺法，建三十三條以制群下。爾來一國之政，小大由之。所謂金科玉條者也。然而唯立其大略耳。且萬治以來，殆九十年，世移事變，人情時尚亦不同。網洩吞舟，魚於是乎。執事取諸其臆，以斷事而執事皆賢也乎。矯法舞文，逞逞有之。而一行焉，則不問可否，不論成敗，遂以爲舊式。後世奉之比三十三條，故諸府日乘堆積如山，載而有成跡者，爲國故行之。若其不載，雖事允義而不行也。可謂泥矣。故今當祖三十三條，傍取古法，且于今者詳立

制也。是去奢行儉之根元也。今揭其無制之弊一二言之。夫祭祖先者，先王之首行，而民德歸厚矣。可謂至德要道也。然而行之有制。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今藩者諸侯也，當祭五廟而不立其制，可毀而不毀，不可祀而祀，乃至四五百載之遙也。且祀焉，弗唯宗嫡及傍親女子無服，殤猶爾，而以爲追遠之道如此，是其大謬矣。非其義，非其道，人猶弗受，神其歆乎。恭惟洞春侯實千載不毀之太祖也。而上既遼遠，也可以廢祀矣。而下亦凡可止于百載，至傍親女子殤，則等親疏，定程憲如

其有後者。有服不祀。是古之道也。近歲有司建議。輕祭儀。以省費用。而不能更此弊。不知古義之失也。弊風久行。士大夫士庶皆效尤。陷非禮僭奢之罪。履瀆神耗財之過。可哀也甚矣。是咸無立制之所致也。此其以為道也。而行焉者。猶如斯矣。況其他乎。宮室車服。婚姻宴饗等之制。雖舊章粗立乎。品階未詳。綃緞布帛尊之所服。卑亦用焉。膳飲器翫上之所好。下亦效焉。閨門奢侈。婦女驕樂。其費弗可勝而言也。夫天地之生物。精美者少。疏惡者多。君子用其少。衆庶用其多。自然之理也。故事給用足。無匱乏之患。而上下

之分明矣。蓋人情之好優也。如水之走下。弗以制度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制度立。而上下位者。其隄防完也。制度廢。而尊卑易處。刑罰不能勝者。是隄防壞也。古之明主。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立制為先務也。臣少遊京。聞諸商賈曰。衣服之嫵美。器玩之工緻。其上第先鬻之於長。他邦其次。由此觀之。我藩俗之流而靡也。所由來尚矣。假令有能奮然自檢束者。固乎時俗。弗克違衆。獨為異也。故雖屢下尚儉之令。不立制以導焉。則民不知方法。貿貿然觸刑辟。而無所措手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有

物而無則雖有智者亡如之何大匠必以規矩請必先焉

筆語

稟朝鮮學士并書記

尋百載之舊盟脩二國之隣交二大使遙指東萬里  
滄海一波不起木道無恙繫纜于赤馬關景福無疆  
至祝至祝僕姓山名清字子濯號華陽以講官仕本  
藩聞文旆來奉命謹候迎于此乃有日矣今幸得不  
被遐棄而借盈尺之地感謝不少僕賤息道晉亦從  
辱末至敢輕干尊嚴若枉容陪于左右賜咳唾之餘

則飽德之甚實老牛舐犢之私情也伏請憐察

又

己亥歲僕纔弱冠一介書生從本藩儒臣之後迎接  
大旆于上下兩關辱被申學士及姜成張三書記顧  
盼陪侍騷壇軟牛耳之餘血執臂一堂中唱酬數次  
於今奉餘教戀戀乎不能忘諸懷屈指既三十年恍  
惚如夢感念一至未嘗悵然不掩泣矣諸君今無恙  
否顧齒高德邵官途益進為朝家棟梁歟余髮種種  
謏劣如舊老驥伏櫪猶尚弗能千里況駑駘哉生無  
一芥補于世徒取不死之嘲也爾

又

成張二子。既作地下。修文郎姜耕牧亦老病罷官。可  
歎可歎。唯申青泉既七十翁。瞿鑠尚堪據鞍。齒德可  
敬。唱酬諸作。昔年既彫梓。殆遍桑域。然而僕距家鄉  
二百餘里。裝中不貯一本。不能應公之求。是為恨也。

又

己亥歲。張弼文為僕說金剛之勝甚詳。悉矣。五十三  
金人。一萬二千之峰。眾壑漲玉。巖石皆似立仙。蹲佛  
可謂靈區。而貴國大典不載。名山封祀之數。獨何邪。  
顧如天台不列五岳乎。其說可得而聞也。卷之九終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十

長門山根清子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徵 輯

書牘

復阿川公子

久矣哉。急拜趨也。曠禮謂之何。忽奉大命。悉起居。頃  
有貴恙。梅霖惱人。并以隣喪。豈得靡大弟山公之餘  
哀。逮閣下。鬱陶結氣。為崇耶。然則淮南亦寬哉。來書曰頃  
中淮南今日既少愈。欣林多多。伏惟溽暑。游至萬自  
之毒

重蒙尊問條條竭管見此邦稱林學士曰國子祭酒如縣次公可除國子固如卓見稱學館或州學祭酒可乎閣下貴戚卿稱大夫固其常也然人稱之未聞自稱大夫此亦如卓見自稱老問有之

一天子自稱朕是秦皇之制也其後奉以爲金科秦以前大夫士庶通稱也縣官亦天子異稱也列下稱天子曰縣官猶曰陛下諸侯在喪稱孤卽位稱寡人或不穀至大夫未聞如天子諸侯有自稱夫士五十命爲大夫豈與士異稱耶左氏稱不佞是古言乎清淺識寡聞未有佗所考伏乞諒察他日若有識焉謹

以告頓首

又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胡風雨之暴也忽毀一枝嗟乎天耶何其弗弔閣下儼然在憂服中友于之情迫于中哭泣之悲感乎隣夫人同志之曰朋在他人猶尚敬愛之矧乎兄弟閣下之於大弟也幼同嬉戲長同筆硯同好學同脩文入云則同入坐云則同坐以至凡百器物翫好莫弗皆同也實所謂同袍哉一朝事變物換幽之與明異路生死違乖諷誦昔令垂泣棄捐共被長歎何覩而不傷神也何聽而不鍾情然而

尊萱在堂。哭死不毀。生先王之制也。伏惟閣下自愛。蒸餅一筐。謹致諸下執事。小人之食。豈堪陳君子之前。不腆微物。徒取罪悔而已。苟為恭候起居之介也。頓首。

又

不佞之善病。一月之中。伏枕幾日。以故踰月闕展侍。不恭謂之何。閣下福履將綏。優遊絃誦。清賞可欽。所示答長子祇書。伏讀數次。下毫如意。深情懇到。能竦動人不佞老憊也。何所容喙。唯一二竭愚衷而已。佗拜趨閣下陳焉。頓首。

與南郭先生

久哉仰先生之懿德。而未嘗得走謁于門下。親奉謦咳也。曠禮謂之何。蓋自物夫子主盟斯文。先生墨興于東都。木鐸之化。大被海宇。遐取僻邑。狄矣西土。凡稱搢紳夾策者。靡弗咸受其賜矣。清少從縣次公。竊受餘教。而來渴仰已深。延頸日東望耳。尋有田隴輩從先生所來。殆非昔日阿蒙。虛而往實。而還實刮目見焉。益知先生冶鑄之妙。其所謂龍泉大阿者。逞逞而出。縱夫非精鑊者。亦罔弗思。一在鑪鞴之中。清天謔之重。家累官拘。加以懶惰之疾。嚮在西京。宦三年。

矣。此時而猶尚不果東遊於今，其何思焉！大馬之齒既踰二毛，日暮路遠，何能自效？多載御李之懷，鬱鬱韞而不鬯，為憾也。乃可知矣。頃屬望之東就而謀之，敢輕下先生通鄙名左右，并上舊作鄙文詩若干首。伏惟先生雅量之大，以次公望之之故，不見拒焉。宥清狂妄之罪，且愍遲暮絳帳餘閒，一賜電矚，枉加點竄，即幸得識韓之一言，夙昔附驥之志願遂矣。不腆小品，聊表束脩少儀，餘有望之先容所恃止。是伏請垂炤。

又

嗟乎惰哉，不佞匪人。何屢失賢者也！往者當徠翁之時，業已失之。嗣後負笈東遊，必及先生之門而足域。西京志弗果矣。二失之，嗟乎惰哉，不佞匪人。其謂之何幸！憑縣次公之先容，得通鄙名徠翁左右。一荊識於雕蟲末技，又介田生。被先生一顧，所賜尺書，終身誦之。何啻拱璧千金，享之而來。歲月荏苒，匏繫一方。桑弧初心頓廢，不佞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自棄尚矣。亦惟惰夫自性爾。而今茲奉從駕命，不佞奮起。且喜曰：收之桑榆，猶未遲也。三十年企予之情，一時遂矣。密邇函丈，親承咳唾，日夜聞聞其側，何圖困乎。



宦羈俗物爲崇。咫尺卒隔千里。芙蓉千仞。指諸縹渺中。惟仰其高山也。何能足履。絕頂手拂赤霞。探仙窟餐玉屑。雖然乎。豈祇夢想其白雪比也哉。徒以此自喜焉。爾敝邑魚醢一壺。并薄酒一卣。貢諸左右。若充雪夜一飲。幸甚。時感發自玉。

與津東陽

儼然在憂服之中。足下之不天。謂之何。霜露既降。必有悽愴之心。皇皇望望。如有求而不得。如有從而弗及。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固亦不可已。雖然乎。有大孺人在堂。唯賴足下慰安耳。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忽。

不爲死者毀。生者古之道也。不待不佞之言。足下其擇哉。不佞懶惰。固足下之所素知也。凡民有喪。扶服抹之。矧乎不佞同社。辱列二三兄弟之後。而問遺忽怠。負罪莫大焉。倉田二子。久滯周南。磻溪寢疾。有日。滄洲亦患麻疹。社中僅僅三四人。啣濡相助。左眄右顧。自夙至晷。不遑寧處。日以憊矣。且不佞五七日來。微漣不便。坐起臥授。小兒輩煩擾氣短。咄咄笑語。不覺爲傍人所怪。何知不佞怠慢。天乃討之。代刑以疾也哉。而不敢以此藉口。謝曠禮之罪也。足下之愛不佞。不可不告。今病稍已。莫復勞過念。書不盡言。附以

詩一章

答和東郊

足下曩言子高之赴于草堂。爽然自失。抵掌長歎。息天之不弔。胡而偏於吾黨也。七十之母在堂。初生之孤。呱呱泣。傷意何者。比焉。唯幸遺草得所托。而圖不朽乎。千載所謂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長門集之責於足下也。於是乎重致意于館生。各暢爾志于哀辭。委命鄭重。咸誦足下之厚德。而靡弗奉書而泣者也。頃卒業詩若干首。致諸左右。顧足下雄文。乃業已哭之。有輟餐投筋爲之悲泣者。旣已冠冕斯文。狗尾何須乎。若不佞謗劣。固不足言也。唯爲涕之無從而已。不備。

與僧某代人

久哉不奉聲咳。蓋有年矣。不佞雖拘薄宦。而不能面操篲拔乎。豈無鴻鴈之翼哉。不佞懶惰師之所素知也。近辱下問。語意懇曲。益知曠禮之罪。不堪慚愧。然審師起居。且蒙不棄。則不佞心自慰耳。書中所諭。不佞夙志之所願也。昔曾與師謀此事。而未有終。恨至於今矣。當今之時。苟能柔弘羊乎。我藩其功。固多矣。而有功于我。而無報于人耶。如不佞庸劣。亦得附驥

而致微忠于其所仕。則師之賜也大焉。而是特世諦俗塵事而已。不可陳說。息心侶固然。雖然。利益之道。其術博矣。師勿憚煩。道慮他悉。別啓時。梅霖自重。

與琴臺山君

東都之訃。謂之何。各天三千里。睽離膝下。二載。忽忽握手。遂為永訣。伏以情之所鍾也。唯在閣下。邪不佞。清蹇驚曩昔。忝過見一顧。未能掄揚于萬一。而酬附驥之寵。仰彼蒼者。亡如之何焉耳。今聞閣下。蓼莪之餘響。頓令人悲歎而掩泣矣。夫哭死而不傷生。乃古之道也。時霖雨未已。滌暑病人。萬惟自重。唯要孝之

有終矣。閣下少留意焉。竹葉飴上諸。左右不見鄙微物而採納焉。若有慰苦塊之鬱。何幸過焉。伏乞垂鑒。

與學館諸生

向者辱臨問。不佞疇昔之夜。吐一生蟲。而熱少醒。以來漸覺平愈而已。然首疾太苦。右耳腫大於聃。意此疾頓消除。延齡類老仙子乎。唯恨不雙耳矣而已。諸君愛顧之甚。故告小愈耳。

與了禪師

近不奉起居。時下秋冷。禪榻無恙否。向者途中一托。師諾如千金。如不佞懦夫。能免曠禮之罪。師之庇是

多矣。爾來踰月，未俾一介走久矣。不佞之懶也，唯憑師之知己也。香奠敢償舊債，他期面晤頓首。

與田子恭

園收芋栗未全，貧家之贈固亦其分也。唯祈江東柚子到君家，化為橘耳。欲以鄙瑣微物，脩舊交之情。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不能免齊客之笑。聊慰足下脊令之患也。伏請宥鑒。

與長俊卿

一日外歸，則燈前得足下所贈送別和章，然亦莫有一副書。始則疑脚夫為殷洪喬也，少焉思之，足下居

劇職，況復此行有兼任焉。官事鞅掌，何暇于削牘也。而雅思弗少損焉。偷閒揮毫，報以瓊琚，何用佗俗事喋喋之言之為。於是乎疑恠冰釋，胸宇灑然。開緘卒業，律絕皆具體。可謂芙蓉白雪，忽然東來也。如七絕末篇，特絕唱也。至我輩知音少句，則讀之三復，俾人垂泣。嗟乎，振古皆然。誰是不俟千載子雲者也。如不佞，薄劣辱列會輔之末，夷吾貪怯，祇憑鮑叔之知己耳。近作豐城歌一篇，寫呈伏乞賜覽。秋雨蕭瑟，千金之躬善保不乙。

又

足下有尚右之憂。凶訃遠至。羈宦旅寓。屬白露為霜。萬木凋零之候。何物而不慘然傷神也。聞伯姊遠嫁。豐西距家二百里程。足下之在公也。夙夜不遑退食。隔年不能一省。況今東遊萬里。何得親侍湯藥而盡焚鬚之情也。尊萱在堂。各天索居。二處三憂。惟足下性篤孝友。鍾情之深。鬱結何。以譬焉。寡兄弟而弗忍。也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季路氏之意。今亦可想矣。然而制禮不可踰也。之戒。古人慎之。此足下所知也。嚴然憂服。時經寒冷。善自調護。山菓一筐。敢陳微志。聊慰喪次也已。

又

早春一律。豪宕自由。有遊龍之勢。一唱三歎。前聯同字重疊相對。似歌行中句。椒柏酒青樽亦相犯。律原嚴恐破體。請改之。如何。可謂白璧微瑕也。他期面晤。

又

丘吾子風木之感。今於足下。益見其慘。二千里外。周年之別。各天屈指。于瓜期延頸。日相瞻望。倚門之情。特尤已甚。暑往寒來。春亦漸晚。還家纔隔數旬。耳足下促裝以急。將就大夫人。子舍中怡怡于膝下。而承其歡焉。嗟乎何夫。不待也。嗟乎何夫。風之暴也。向者

折常棣。今亦摧萱。州足下重憂。其謂之何。雖然乎辭。親而事君。固不得兩全。且發軔期迫。請強殺情。加餐。華製菓子。一小筐。奉贈左右。苟慰苦次也耳。

復窪井

早秋辱書。戀戀愛敬之言。頗感動至。臘未復不佞之曠禮也。何以謝焉。然而得罪於故人。豈是不佞之所喜也。柔懦自性。老憊相因。加之秋寒。為崇廢筆硯。殆五六旬。遂失秋鴻之期。在再至今。始脩報請宥之。聞足下客歲辭職。杜門下帷。教授子弟。育英亦足為樂也。顧足下之少壯也。騏驥伏櫪。嗚乎惜哉。何不能使

展其駿足。而放行千里也。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當今之世。何事之為不如。為身後名而已。虞卿因窮愁而著書。天或為足下作之地。亦不可知也。不佞白首挾策。栖栖東西。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未休。無一芥補于清時。可謂堆書中一蠹蟲也。明年從回駕。後必謝疾。而後與吾黨之士。逍遙田園。以終餘年。不知足下亦能與之者歟。所願只是耳。二日奮發。改歲甚近。萬惟自愛。

又

雖雪未降。小雪之候既至。足下近况如何。不佞畏寒。

潛屈斗室。高臥不袁。安亦唯相似耳。向者二顧草廬。屬焉以一夜。松千里。梅詩不佞。固不才。加之老病。况復題之難。溢乎何能應。足下之需也。而屢屢促之。不得固辭。頃因病間。稍賦二律。往之。拙辭泚頽。祇足取大方之笑也爾。

答徹西堂

辱賜書。盥洗開緘。諭旨懇到。拜讀數四。未嘗釋手。足下相思。忽命駕。何其眷顧之甚。豈時其亡也而來也哉。偶遇諸塗。可謂邂逅也。而亦知是足下誠意乎。予人之所致也。歟。夫愛別者。人情之執溺。而息心家之

所脫屣也。然而昨接懿範。骨立之色。露于面。母子天性。俗諦亦有所不免邪。伏請為道自重。俗家不腆。贈苴。固非賻弔之儀。獻芹微志。厚被厚謝。益慚愧耳。玉江山莊之約。在君侯發軔之後。謹諾傳命於田。脇生相共宿齋。夙起拜趨堂下。乃輒得浮生一日之間者。此秋也。而脇龜兩生對局。挑戰犄角之勢。未知鹿落誰手。謝大傅別墅之興。近見一堂上。撫掌欣笑。嗟乎愉快也哉。足下與田生旁觀。若有意于其黨乎。則其爭不亦樂歟。人謂之俗諦。亦何妨焉。實相忘於方外而已矣。期其近矣。日屈指耳。頓首。

又

久闕展侍。炎暑已徂。丈室秋色近。如何清江起波。簸揚涼風。後山白雲。央央乎映對于禪牀。清致可想也。不佞俗夫。鞅掌于鄙事。殆似奔走勢利者也。雖曰心如水平。誰敢信焉。頃適周南。留滯一旬。百里山險。侵秋暑而往還。雖曰老而憊乎。亦誰敢信焉。唯以憩榻下也。而捧腹俗態。亦唯憑知己耳。所携來田家麪粉。不盈頃筐。以供下厨。文之以蘭花三枝。敢呈鄙悃。貧家微物。不見擯于大方。則幸甚。他期近日。拜趨。賜清晤已。

與倉鹿門

水亭避暑高作。可謂即妙。與七步相伯仲也。而詩中不佞有一二不安者。臆見何當然而不佞之窮交也。豈可有疑思能畜。而不言焉乎。足下海量容焉。侯王可稱七國。或漢後諸侯王。如今列國者。則曰君侯。或康侯孟侯。而可邪。況又文中間有之。而古人詩多用。況復。況復。明朝是歲除等句。世人所熟知也。若無佗義用之。如何。闔有敵對之辭。第宅與何物相關乎。幸有僥倖。意池館元來無俗塵。則幸字似不穩也。盛什世人之所稱揚也。萬一有瑕類。則豈祇足下之醜也。



故愚者一得以告之。伏乞亮鑒。

復佐番係

嚮辱見枉。又接手牘。何繾綣之。至於是也。不佞風疾。今日漸瘥。勿勞掛念耳。所示近作詩若干首。披讀再三。拊髀歎焉。嗟乎足下亦金玉爾音哉。夫自瀧鶴臺南矣。海北文蔚才士輩出。大非昔日之俗。此偏大了。君培植之厚。餘澤於斯。為盛吾黨之士。將避三舍。如不佞薄劣。何能所評。品請留視諸館生。使其有所感發者也。且見求鄙稿。不佞固不文。偶有所述。皆塞責之作。何足觀焉。雖然。高意難拒。雜著文稿一篇。附呈。

其為不佞藏拙可也。昨書來。則在館與小兒輩呻呶。不能即報。乞亮察。

又

向者見賁臨叙久。濶焉晤言。移時繼晷。以燭何歡。如之。爾後屢屢枉顧。不佞之老憊也。猶未能脫官羈。奔走公門。足下雖淹留于舍中。小豚犬何清賞之。有家舊困乏。無應門五尺之僮。會有一婢亦疾而不起。不堪饗一黍肉。疎禮謂之何。雖然是足下之所知也。何謝有之。所惠鯁醢一壺。貴邑名產。真好下物。不佞雖非高陽之徒。把盃持鯁。以消風雪寒。沍養老之惠。不

亦偉哉。他期面謝。貴介急回。州州不乙。

與奈大夏

往日諸賢之集雅興可想也。鄜山氏見告焉。不佞心注神飛。然而窘陰雨。不得當一星。于今悵然不佞所居吏舍。上漏下濕。原思桑樞亦何若是其甚。與縫掖窮困振古然矣。亡論濕污書策衣衾。不安眠食。殆三月。訴諸木工。司數十回。以時儉為解。而不省焉。頃抗疏以陳事狀。聞既達于政府。雖非足下之所知乎。具疏草述窘雨之私情。阪伯連亦知不佞者也。朝堂眾議之餘。一一言以及之乎。是固靡密小事。何足煩

足下。不佞老僊。闔家數口。猶之雨潦之溺也。顧足下之手。或能援焉哉。是以敢告焉。請諒察。倚蘭子集共拾五策。附貴价。此係于館本。曝書期近。讀過則速還焉。

又

昔日雅集。自是風塵表。事人間亦可稀矣。唯怨奔走權貴。不得以罄餘歡焉。六十老翁何所求。而營營如斯乎。內省深自耻耳。所視阪翁壽序。自無瑕疵之可指也。足下所謂楚珩趙璧。豈佗之求焉乎。他日覽揆之燕列諸堂上。玲瓏映照賓客而已。于以完璧。

又

辱諭涼雨蘓入信暑中一快哉老僊亦少喘餘息已足下案牘依然豈祇勞形也哉乞能自愛所視與子華書牘始終整調脩辭卓逸豈讓彼之技乎可謂超乘也唯中間二三句不得解文意顧不佞近來老尤甚矣以故不能了高意也乎抑亦有運為不如意者乎請更思之其無所容喙一二呈愚衷耳

別啓館奴十九年之勞告訴不已足下嘗許以今秋譬如久客思瓜期日倦屈指也典屬國胡地之功彼奴何得企予雖然夙夜孳孳辛艱先于群奴

小人所志雖卑也情亦可憫焉功積齡傾歲月荏苒唯有填溝之患是恐不佞不情匪人亦不忍視焉屢煩足下伏請銓衡之餘波及涸轍小魚也

又

前日賁臨敝廬且辱手牘言及賤恙厚意何謝不佞老僊病冷跼伏甕牖之下時令之崇逢之怒不深矣請勿為念哉小集期明日阪田二子既許焉和予之家紛亦限今日則明日之來也必矣下榻待焉若有事故夙報知焉唯願公等退食從容乎有餘暇也已

又

辱高諭見惠紅鱗年魚兩鮮十餘啖不佞頃有不可  
風之疾擁衾偃臥蝸廬之中若夫九日登高之雅趣  
邈乎如隔世也忽為來美催飄飄乎生起色坐飽陶  
家之餘興也厚意何時報之感佩不少佗期面謝

又

辱諭涼雨蘓人老境活計何物過焉所視香化堂記  
再三伏讀奚啻記焉并存規箴實同宗親昵之意溢  
于言外太堪賞焉淨書而贈諸德山主人亡論若或  
同臭者當與香化堂中國香比觀矣一二改竄其重  
複猶更思之

與藤春睡

高名轟也尚矣渴望亦不少矣日者偶來藩邸余始  
得一見且聞說紫源利口饒舌沾沾乎多多益辨剖  
蠶絲折牛毛雄辨驚四筵可謂不違其所聞也而後  
袖早梅一枝并七絕一章來示余足下豈祇奪席之  
雄哉風雅亦可想也賡韻酬之薄謝厚意焉已和章  
別具

復飯島春泰

華牘從山生致之破緘讀之情義懇篤獎譽過當深  
可悚愧矣各天匏繫未有一面之素而垂念至此不

知老拙何德之脩以得此于足下哉顧不佞少小在周南挾策始辱得知乎嚴君而來殆五十年歲時不脩一字問聞左右中間或於西灞或於東都一再僅得接遇而宦羈不從意不獲旦夕繼見奉清誨也君子海量縱其涵恕不恭何至過稱以長者也乎不佞固陋謾承乏於學館以教育爲任日與小兒輩周旋堂上吾伊之聲喧耳絃誦旁午何得爲君子之樂也是山生所知也足下嘗遊上國既飽大方之教斯惡有取于不佞之老憊也而謙虛抑損以父執推庸何當旃所示詩若干首可謂具體矣何容不佞之言哉

雖然嚴君辱書且以通家命之又何容於不佞之默哉因一二呈愚衷雖未覲其面乎既見其心何遠之有請屢嗣音承惠洛製寶墨以爲文房之珍深謝厚意時下秋暑尚烈白玉不備

復日顧瞻

日接華簡并所視近作詩文若干首破緘卒業篇篇擊節比曩時業已超然而其自視欲然謂不能進一步乃損受益謙虛之德何以尚焉他日所成可見焉耳來書云足下嘗喜明人論君子真偽之說以此概流俗之士不能免此弊固然矣然而此言自省則可

求于人則不可。朱考亭脩通鑑綱目。自周末至五代。上下千數百歲。無一全人。嗟乎刻哉。此見一立殺氣。塞于天地之間。大抵世賢知寡。愚不肖衆。知賢知者。猶尚寡矣。故自古英才屈下僚。宜哉。足下之所爲。不適人意。雖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此人之徒。與而誰與。若溪思高舉。飄然自放。則遂丘壑。一隱士也。雖期莘野。渭濱之功乎。他日豈得遭殷周之君也哉。銜名志毅。固非而學道干祿。先王之道也。君子惡似而非者。請能擇焉哉。足下高邁之質。日益進取。不佞老憊之言。何以裨益。因辱下問。聊呈一得之愚。於左右。

耳。送鶴臺序。持論甚高。海內斯文主盟之權。歸諸鶴臺。其任不亦重乎。而當今之時。非夫人而其誰歸焉。足下之言。固是矣。然而行或使之止。或使之非。人所能也。豈敢強焉哉。唯因足下之言。彼益勉勵。則可謂輔仁之益不少矣。乞速贈焉。時下秋冷。自嗇。

與縣棠園

一閒和叟所著古今樂考三篇。向者郎君袖來。不佞受而卒業。包羅博集。亡論雅樂。傍至世俗。襍戲悉載之。無遺焉。可謂弗耻其所題也。先朝興樂之日。不佞乏音律伎。而以辱從侍御之後。故參與此事。寡聞淺

識動失顧問當是之時若得見此篇則能免其患也於今追憶往事感慨係焉叟也為人志操高尚遊尊大人之門學道好絃歌古所謂君子之人也夙避世之與名居恒鼓秦箏彈琵琶童習白紵不知老之將至也性之所嗜好加旃以四十年精勵宜乎考樂之至於斯也如有興禮樂者必來取法嗚乎叟之意深哉然而當今世也誰其知之俟知音於千載之後亦祇此篇而已矣不知足下之意如何請能致之意哉繙閱之間有一二似訛繆者不佞不顧固陋加簽貼於其上庶幾省之

與柰大夫

不佞之於大夏氏也兄弟不啻因欽足下盛名尚矣客載教以長刀銘不佞之無文固所辭也而不得辭者以大夏氏之介故也陋拙蕪辭何能得應大方君子之需而膺盛意也乃接華函過蒙辨論詞語謙沖傾心見推不佞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祇恐鈍利刀而微尊祖之顯功也足下海量枉優賞之內省豈可弗自耻哉雖然足下喜斯文也雖未能奉顏色承警效既亦同臭味者也況復有大夏氏先容乎憑之以自安耳且丈夫之感激也一言忘身眷眷數語剴

切溪至何不敢注肝膽來書中以顯祖功為悅懇懇說之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聞足下世大夫于列藩妙齡好學夙命執政古先聖王之道直行諸當今之民而樹風猷于一方四面望之人歸其德則佗日之政蹟豈祇顯赫祖功也哉嗚乎偉哉孝乎是在足下也如不佞輩童習白紛未嘗試一行事譚經奪席摘藻如春華何益殿最足下以為如何交淺而言深愚也愚者一得伏乞擇之貴邑名產淳酒一盅彩箋二韜辱領厚意大貺不堪拜謝嗣後勿金玉

爾音幸甚

復田秀才

往日得見枉顧而晤語頗散不見三歲之鬱思今復賜示教而知百里之險途一日鬻發跋涉之勞還家無恙欣慰不尠聞老萱在牀褥未得起色視膳嘗藥陪于膝下夙夜不怠足下孝德之所感醫療有靈忽得清瘵優優乎竟餘年也可卜日俟矣所示詩及書牘其具體結構甚佳足下之才素長臂若能從毅率則百發百中何失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請其勉旃昨夜書到屬不佞他適更深歸來老眼不能讀燈下



書今朝來价急回草草答謝若其佳稿熟讀卒業他日必獻可否詩題二文題一附之

又

向者所往之詩文題悉著述之其他數首共落手卒業體製頗佳其中似有一二不穩者指摘之以注其傍乞更思之大氏文者主序事而不好議論左莊史漢其佗秦漢已上古文辭咸爾如夫記一事形狀情實若居其所而親視其事千載之下俾人興起是古文辭之妙也足下留意近人之集無超徂徠周南是其選也夙夜孳孳孰讀之不顧摸擬剽竊之毀而耳

目心思皆能似之優孟于古文辭而後可為古人矣詩亦然唐明及二先生南郭集諸篇共取而誦之假之以數年則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至其劉輪徐疾之妙得之手應之心是在足下熟焉而已前見示貴稿并昨來及詩文題共附回价此行亦贈惠炙魚壹筐貴邑名川之產屢屢遠來闔家飽滋味深謝厚意歲杪冗劇貴价急回草草復答寒沍自保

復社盟諸君

二日栗烈諸君多福恭欣不貳不佞老憊畏寒擁爐唯氣息奄奄耳茲賀歲杪賜白絮一束紅鬣魚兩頭

何夫愛顧之深也七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當此隆冬挾纊嗜魚實得免凍餒之苦悠悠乎終餘年而復迎春皆諸君之賜也貧家兒女輩共蒙餘慶舉室之喜謂之何以拜厚儀

又

辱接華牘且惠詩并素纊兩束乃賀歲抄也各位安寧恭喜不尠不佞老劣依舊縷縷數百言總言不佞益壯之狀餘庇逮豚犬小孫女兒何懇篤之至也推獎過甚老憊何任焉愧汗浹脊故不敢作答唯感佩諸君厚意耳詩賡韻和之冰雪龜手不堪筆研忽忽

不備

與木玄周

昨聞諸倉子足下明日發軔促裝期逼鞅掌可知矣千里長亭春花未發山徑往往尚餘冰雪千萬自重送別三絕句昨夜忽卒裁之七十老翁每在牀褥加之畏寒實呻吟之餘響聊應需而已豈謂壯行色也乎彩牋若干枚貢諸左右足下此行乘春過幾名山川一往一還勝情何止以爲彩筆之地耳請笑納之老疲不堪拜趨而闕面別是爲遺憾也佗期錦旋之日

復田子逸

秋初所惠書。至冬未報。怠慢謂何不佞。老病相仍。且傷于秋涼。廢筆研數旬。然而貞疾不死。黽勉上堂。日小兒輩共周旋。唯綢繆於結課耳。河先生碑石。周府諸山所產。咸頑硬。不任彫琢。若強造之。工勞用費。且存不朽。亦未可知矣。以故與田郎山河通。周等相謀。令都下石人造焉。得石於城北狐島海中。佳甚。草生書故縣祭酒所著文。工隨而彫之。不日成之。過之以往。唯是運輸一事而已。韓海飛雪。驚濤蹴天。暫俟春風。温流而致之。先生厚德。天之所祐。海若護送。必無

虞也乎。而建諸塾中。乃托足下二三兄弟。請能戮力營爲。所視詩稿。皆合作無所容喙。館下諸生。莫不羨周南俊逸耳。時下鬻發自嗇。

又

客歲以來。辱惠書數次。而不酬一字。魯臯之罪。何以謝焉。不佞齡過古稀。未容致仕。屢被召見。雖強疾應命乎。退朝之後。疲勞特甚。呻吟聲驚四隣。以故一切謝絕交遊。故人之片紙尺牘。不得報者。倚疊如山。雖如足下情義懇篤。猶尚棄捐。而如遺矣。宜乎世上得匪人之嘲也。萬乞宥焉。書中言近講天學。此斯唐虞

朝羲和。頌業頌朝政。定民時。且洋中之政。一此一彼。悉皆依焉。豈可忽乎。不佞未學此術。何能辨足下疑難。其他問竒數條。亦未呈管見。頃再興越氏塾。俾不佞往而定學規焉。夫興學者。邦政謚美也。而塾者。吾師越氏舊宅。歿後既四十年。時有隆晉。不絕如縷。而今復再興。何喜如之。故不佞忘老而奉命。發行在近。日當與足下輩相會。而講學。故今不作答。佗期面晤。秋冷自重。

復道然師

日者越氏塾講席。一再接慈手。而稠人廣坐之中。道唯存于目擊耳。爾後師來。余往共值其亡。而不得面晤。嗟乎天乎。何不假良緣也。使人悵然聞師才學優長。名聲藉甚于京畿。西門主會下。稱長州三僧。乃其第一也。臨別忽接華牘。并惠詩及芳茗。情義懇到。謙虛自挹。而推獎殊甚。不佞老僊。寧能當焉。而詞藻拔振。果不負所聞焉。來書曰。浮屠氏業。觀心故未遑脩。辭然文字不脩。則經義不明。嗚哉。此言可謂確論也。夫世尊稱文中王。大藏八千。豈不文字乎。昌黎曰。文者貫道之器也。雖千載悠久。萬里隔絕乎。且暮比肩周旋一堂上者。皆斯文之力也。其所謂不立文字者。

乃老禪衲有爲之言。而後進者。援爲藏拙之具。豈祇  
浮屠氏不文也。海內滔滔皆然。段令有脩文者。其業  
靡所師承。獨學孤陋。動受大方之嘲。廢規矩而作工。  
不傷指者。幾希。間有一二聰慧者。其志銳而急進。取  
以故轍爲迂。而不由焉。一左卒陷大澤。吁悲哉。師之  
穎敏。固亡論。詩文共兼人。而其所淵源者。當今世。其  
何人乎。不佞庸劣。少小困此道。故苟陳之。獻芹微忠。  
何足取焉。交淺而言深者。罪也。老眊妄言。請妄聽焉。  
詩賡韻和之。所領佳茗。傾倒一碗。疎濯淖污泥。口腹  
共齟然。敢謝嘉况。霜雪將降。爲道自愛。

與遠藤子

老大夫桂君。今茲八秩。皇誕佳辰。大開壽筵。賓客如  
雲。芝蘭玉樹。掩映階庭。誠可謂昌代盛事矣。在昔桂  
君當路。薦賢延士。推轂後進。如不佞庸劣。亦被拔擢。  
卵翼之庇。今得棲息一枝之安者。皆桂君之賜也。嘗  
習聞桂君齒與嶽降之日。則欲脩一言祝辭。而效諸  
閣下也。尚矣。固不俟足下之言。然而老病相仍。懶惰  
匪人。靡以及其盛燕之期。不恭謂之。何頃病間稍賦  
鄙律一章。頌高齡。并貢紅鱗一雙。苟表賀祝微志耳。  
萬憑足下先容頓首。

復倉宗爾

接華牘。足下疔後。餘毒發疹。洒淅惡寒。在牀褥數日。豈謂微恙乎。時下雪候。善調護。近來國手家。慎疾也。所以爲他人。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相反。不佞雖不知養生之術。乎愛念之至。不堪默止。聊述愚衷耳。伏乞寬恕。會業之期。俟足下起色之日也。向者所示文稿。甚佳。注一二管見。附貴价往之。他面晤。

復中季有

二日栗烈。春候未徵。風雪尚逞。餘威足下。近頃患疥。

癬。伏枕多日。不佞畏寒特甚。未能趨牀下。而問疾苦也。前日倉卒過賢兄門。唯托一言。而還。曠禮謂之何。唯憑足下。海恕耳。被惠紅鱗魚。乃賀歲杪也。厚意多。懇悃備至。不佞不敬增愧汗爾。病餘不可風。乞善保護。

又

日者屢見貴臨。雪霜中往來如織。病餘甚恐。善自保。嗇兄縣子所託考樂篇題言。再三反覆。傍注管見。尚更思之。格眼紙未落手。落手則鄙文亦勉強寫之。龜手愈益陋耳。

復吉子徵

向者辱書并所視近作數首詩文共具體可謂才得兩全矣而數奇之歎頗露于言外英才屈于下僚千古俾入鬱結焉固論陋巷桑樞仲尼大聖猶且栖栖嗟乎時也夫固難乎伊呂如不遭三聘載車之主則辛野渭水農漁也奚祇君臣之道管仲之於鮑叔淮陰之於鄼侯及至良材遇于匠石名馬顧于伯樂亦悉成數也余獨悲子雲千載之意而掩泣耳然而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丈夫壯年豈可墜志也哉呂公八旬而罷釣平津侯六十而脫褐其他至老者而顯者

弗堪枚舉足下今少壯騏驥千里他日飛騰未可知矣且人之居世也富貴爵祿唯是一時榮耀也而骨與草木共朽嗚呼悲夫名聲藉藉垂光於竹帛者唯文章豈非不朽盛事歟而是足下所業也乞其勉旃謂其數奇者偶也亦不可知矣古人轉廢為興移禍作福皆在所為如何而已

華陽文集卷之十終







桑之成。其出吾於。其淡老老之。  
治。古文化國之。意。七心。附。生。後。  
明。知。已。丑。亥。長。山。信。賢。栗。山。寺。庵。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